宋書

八



志卷第七　宋書十七

沈約　新撰

禮四

宋文帝元嘉三年五月庚午以誅徐羨之等讎
耻已雪幣告太廟
元嘉三年十二月甲寅西征謝晦告太廟太社
晦平車駕旋軫又告
元嘉六年七月太學博士徐道娛上議曰伏見
太廟烝嘗儀注皇帝行事畢出便坐三公已上

獻太祝送神于門然後至尊還拜百官贊拜乃
退謹尋清廟之道所以肅安神也禮曰廟者貌
也神靈所馮依也事亡如存若常在也旣不應
有送神之文自陳豆薦俎車駕至止竝弗奉迎
夫不迎而送送而後辭闇短之情實用未達按
時人私祠誠皆迎送由於無廟庻感降來格因
心立意非王者之禮也儀禮雖太祝迎尸于門
此乃延尸之儀豈是敬神之典恐於禮有疑謹
以議上有司奏下禮官詳判博士江邃議在始

不迎明在廟也卒事而送節孝思也若不送而辭是舍親也辭而後送是遣神也故孝子不忍違其親又不忍遣神是以祝史送神以成烝嘗之義博士賀道期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祭統迎牲而不迎尸詩云鐘鼓送尸鄭云尸神象也與今儀注不迎而後送若合符契博士荀萬秋議古之事尸與今之事神其義一也周禮尸出送于廟門拜尸不顧詩云鐘鼓送尸則送神之義其來久矣記曰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

門外則疑於臣入廟中則全於君君在門外則
疑於君入廟則全於臣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
義遼等三人謂舊儀爲是唯博士陳珉同道娛
議參詳遼等議雖未盡然皆依擬經禮道娛珉
所據難從今衆議不一宜遵舊體詔可
元嘉六年九月太學博士徐道娛上議曰祠部
下十月三日殷祠十二日烝祀謹按禘祫之禮
三年一五年再公羊所謂五年再殷祭也在四
時之間周禮所謂凡四時之間禮也蓋歷歲節

月無定天子諸侯先後弗同禮稱天子祫嘗諸
侯烝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鄭注天子先祫然後時
祭諸侯先時祭然後祫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
以首時薦以仲月然則大祭四祀其月各異天
子以孟月殷仲月烝諸侯孟月嘗仲月祫也春
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文公二年八月大事于
太廟穀梁傳曰著祫嘗也昭公十五年二月有
事于武宮左傳曰禮也又周禮仲冬享烝月令
季秋嘗稻晉春烝曲沃齊十月嘗太公此竝孟

仲區別不共之明文矣凡祭必先卜日用丁巳
如不從進卜遠日卜未吉豈容二事推期而往
理尤可知寻殷蒸祀重祭薦禮輕輕尚異月重
寧反同且祭不欲數數則瀆今隔旬頻享恐於
禮爲煩自經緯墳誥都無一月兩獻先儒舊説
皆云殊朔晉代相承未審其原國事之重莫大
乎祀愚管膚淺竊以惟疑請詳告下議寢不報
元嘉七年四月乙丑有司奏曰禮喪服傳云有
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今禮祀既戒

而掖庭有故下太常依禮詳正太學博士江邃
袁朗徐道娛陳珉等議參互不同殿中曹郎中
領祠部謝元議以爲遵依禮傳使有司行事於
義爲安輒重參詳宗廟敬重饗祀精明雖聖情
罔極必在親奉然苟曰有疑則情以禮屈无所
稱述於義有據請聽如元所上詔可
元嘉十年十二月癸酉太祝令徐閏刺署典宗
廟社稷祠祀薦五牲牛羊豕雞並用雄其一種
市買由來送雌竊聞周景王時賓起見雄雞自

斷其尾曰雞憚犧不祥今何以用雌求下禮官
詳正勒太學依禮詳據博士徐道娛等議稱案
禮孟春之月是月也犧牲無用牝如此是春月
不用雌爾秋冬無禁雄雞斷尾自可是春月太
常丞司馬操議尋月令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
牲無用牝若如學議春祠三牲以下便應一時
俱改以從月令何以偏在一雞重更勒太學議
荅博士徐道娛等又議稱凡宗祀牲牝不一前
惟月令不用牝者蓋明在春必雄秋冬可雌非

以山林同宗廟也四牲不改在雞偏異相承來
久義或有由誠非末學所能詳究求詳議告報
如所稱令參詳閏所稱粗有證據宜如所上自
今改用雄雞

孝武帝孝建三年五月丁巳詔以第四皇子出
紹江夏王太子叡爲後有司奏皇子出後檢未
有告廟先例輒勒二學禮官議正應告與不告
者爲告幾室太學博士傅休議禮無皇子出後
告廟明文晉太康四年封北海王寔紹廣漢殤

王後告于太廟漢初帝各異廟故告不必同自漢明帝以來乃共堂各室魏晉依之今既共堂若獨告一室而闕諸室則於情未安太常丞庾亮之議案禮大事則告祖禰小事則特告禰今皇子出嗣宜告禰廟祠部朱膺之議以爲有事告廟蓋國之常典今皇子出紹事非常均愚以爲宜告賀循云古禮異廟唯謁一室是也既皆共廟而闕於諸帝於情未安謂循言爲允宜在皆告兼右丞殿中郎徐爰議以爲國之大事必

告祖禰皇子出嗣不得謂小昔第五皇子承統
廬陵備告七廟參議以爲允詔可
大明元年六月己卯朔詔以前太子步兵校尉
祗男歆紹南豐王朗有司奏朗先嗣營陽告廟
臨軒檢繼體爲舊昊不告廟臨軒下禮官議正太
學博士王燮之議南豐昔別開土宇以紹營陽
義同始封故有臨軒告廟之禮今歆奉詔出嗣
則成繼體先爵猶存事是傳襲不應告廟臨軒
祠部郎朱膺之議南豐王嗣爵封已絕聖恩垂

矜特詔繼茅土復中義同始封為之告廟臨軒
殿中郎徐爰議營陽繼體皇基身亡封絕恩詔
追封錫以一城既始啓建茅土故宜臨軒告廟
今歆繼後南豐彼此俱為列國長沙南豐自應
各告其祖豈關太廟事非始封不合臨軒同博
士王燮之議參詳爰議為允詔可
大明三年六月乙丑有司奏來七月十五日嘗
祠太廟章皇太后廟輿駕親奉而乘輿辭廟親
戎太子合親祠與不且今月二十四日第八皇

女夭案禮宮中有故三月不舉祭皇太子入住上宮於事有疑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稱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皇太子有撫軍之道而無專御之義戎既如之祀亦宜然案祭統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又云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太子監國雖不攝至於宗廟則昭穆實存謂事不可亂又云有故則使人准此二三太子無奉祀之道又皇女夭札則實同宮一體之哀理不得異設令得祀令猶無親奉之義博士

郁議案春秋太子奉社稷之粢盛長子主器出
可守宗廟以爲祭主易彖明文監國之重居然
親祭皇女天札時旣同宮三月廢祭於禮宜停
二議不同尚書參議宜以郁議爲允詔可
大明三年十一月乙丑朔有司奏四時廟祠吉
日已定遇雨及舉哀舊停親奉以有司行事先
下使禮官博議於禮爲得遷日與不博士江長
議禮記祭統君之祭也有故則使人而君不失
其儀鄭玄云君雖不親祭禮無闕君德不損愚

以爲有故則必使人者明無遷移之文苟有司充事謂不宜改日太常丞陸澄議案周禮宗伯之職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君曰王有故行其祭事也臣以爲此謂在致齋祭事盡備神不可瀆齋不可久而王有他故則使有司攝焉晉太始七年四月世祖將親祠于太廟庚戌車駕夕牲辛亥雨有司行事此雖非人故蓋亦天硋也求之古禮未乖周制案禮記孔子荅曾子當祭而日蝕太廟火如牲至未殺則廢然則祭非

無可廢之道也但權所為之輕重耳日蝕廟火變之甚者故乃牲至尚猶可廢推此而降可以理尋今散齊之內未及致齊而有輕　甚雨日時展事可以延敬不愆義情無傷正典改擇令日夫何以疑愚謂散齊而有舉哀若雨可更遷日唯入致齊及日月逼晚者乃使有司行事耳又前代司空顧和啟南郊車駕已出遇雨宜遷日更郊事見施用郊之與廟其敬可均至日猶遷況散齊邪殷中郎殷淡議曾子問日蝕大廟

火牲未殺則廢縱有故則使人清廟敬重郊禋禮大故廟焚日蝕許以可遷輕哀微故事不合改是以鼷鼠食牛改卜非禮晉世祖有司行事顧司空之改郊月既不見其當時之宜此不足爲准愚謂月蝕廟火天譴之變廼可遷日至於舉哀小故不宜改辰衆議不同參議既有理據且晉氏遷郊宋初遷祠竝有成准謂孟月散齋之中遇雨及舉輕哀宜擇吉更遷無定限數唯入致齊及侵仲月節者使有司行事詔可

大明五年十月甲寅有司奏今月八日烝祠二廟公卿行事有皇太子獻妃服前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所以有喪廢祭由祭必有樂皇太子以元嫡之重故主上服妃不以尊降既正服大功愚謂不應廢祭有故三公行事是得祭之辰非今之比卿卒猶不繹況於太子妃乎博士司馬興之議夫緦則不祭禮之大經卿卒不繹春秋明義又尋魏代平原公主薨高堂隆議不應三月廢祠而猶去殯葬之間權廢事改吉又乃覆享祠

尋此語意非使有司出無服之喪尚以未葬爲
廢況皇太子妃及大功未祔者邪上尋禮文下
準前代不得烝祠領軍長史周景遠議案禮緦
不祭大功廢祠理不俟言今皇太子故妃旣未
山塋未從權制則應依禮廢烝嘗皇尊以大功
之服於禮不得親奉非有故之謂亦不使公卿
行事右丞徐爰議以爲禮緦不祭蓋惟通議大
夫以尊貴降絶及其有服不容復異祭統云君
有故使人可者謂於禮應祭君不得齊祭不可

闕故使臣下攝奉不謂君不應祭有司行事也

晉咸寧四年景獻皇后崩晉武帝伯毋宗廟廢

一時之祀雖名號尊崇粗可依准今太子妃至

尊正服大功非有故之比既未山塋謂烝祠宜

廢棄尉之等議指歸不殊闕烝爲允過卒哭祔

廟一依常典詔可

大明七年二月丙辰有司奏鑾輿巡蒐江左講

武校獵獲肉先薦太廟章太后廟并設醞酒公

卿行事及獻妃陰室室長行事太學博士虞龢

議撿周禮四時講武獻牲各有所施振旅春蒐則以祭社茇舍夏苗則以享礿治兵秋獮則以祀方大閱冬狩則以享烝案漢祭祀志唯立秋之日白郊事畢始揚威武名曰貙劉乘輿入圍射執弩以射牲以鹿麑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送陵廟然則春田薦廟未有先准兼太常丞庾蔚之議𤣥所言是蒐狩不失其時此禮久廢今時𤣥表晏講武教人又虔供乾豆先薦二廟禮情俱允社主土神司空土官故祭社使

司空行事太廟宜使上公參議蒐狩之禮四時

異議禮有損益時代不同今既無復四方之祭

三殺之儀曠廢來久禽獲牲物面傷翦毛未成

禽不獻太宰令謁者擇上殺奉送先薦廟社二

廟依舊以太尉行事詔可

明帝泰豫元年七月庚申有司奏七月嘗祠至

尊諒闇之內爲親奉與不使下禮官通議伏尋

三年之制自天子達漢文愍秦餘之弊於是制

爲權典魏晉以來卒哭而祔則就吉寀禮記王

制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玄云唯不敢以卑廢尊也范宣難杜預殷暢所以關宗廟祭者皆人理所奉哀戚之情同於生者譙周祭志稱禮身有喪則不爲吉祭緦麻之喪於祖考有服者則亦不祭爲神不饗也尋宮中有故雖在無服亦廢祭三月有喪不祭如或非若三年之內必宜親奉者則應禘序昭穆而今必須免喪然後禘祫故知未祭之意當似可思起居注晉武有二喪兩朞之中竝不自祠亦

近代前事也伏惟至尊孝越姬文情深明發公
服雖釋純哀內纏推訪典例則未應親奉有司
祇應祭不爲曠仰思從敬竊謂爲允臣等參議
甚有明證宜如所上詔可
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丙寅有司奏至尊親祠
太廟文皇帝太后之日孝武皇帝及昭穆太后
雖親非正統而嘗經北面未詳應親執爵與不
下禮官議太學博士周山文議案禮尊者尊統
上卑者尊統下孝武皇帝於至尊雖親非正統

而祖宗之號列于七廟愚謂親奉之日應執觴
爵昭皇太后既親非禮正字使三公行事博士
顔夔等四人同山文兼太常丞韓賁議晉景帝
之於世祖肅祖之於孝武皆傍尊也親執觴杓
令孝武皇帝於至尊親惟伯父功列祖宗奉祠
之日謂宜親執按昭皇太后於主上親無名秩
情則疏遠庶母在我猶子祭孫止況伯父之庶
母愚謂昭后觴爵可付之有司前左丞孫緬議
晉世祖宗祠顯宗烈宗肅祖竝是晉帝之伯令

朝明准而初無有司行事之禮愚謂主上親執
孝武皇帝觴爵有懷情敬昭皇太后君母之貴
見尊一時而與章宣二廟同饗閟宮非唯不躬
奉廼宜議其毁替請且依舊三公行事詔緬議
爲允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戊辰有司奏章皇太
后廟毁置之禮二品官議者六百六十三人太
傅江夏王義恭以爲經籍殘僞訓傳異門諒言
之者罔一故求之者尠究是以六宗之辯舛於

兼儒迭毁之論亂於羣學章皇大后誕神啓聖
禮備中興慶流胙胤德光義遠空長代崇芬奕
葉垂則豈得降侔通倫反遵常典夫議者成疑
寔傍紀傳知一爽二莫窮書旨按禮記不代祭
爰及慈母置辭令有所施穀梁於孫止別主立
祭則親執虔祀事異前志將由大君之空其職
彌重人極之貴其數特中且漢代鴻風遂登配
祔晉氏明規咸留薦祀遠考史策近因闇見未
應毁之於義爲長所據公羊祗足堅秉安可以

貴等帝王祭從士庶緣情訪制顛越滋甚謂應
同七廟六代乃毀六百三十六人同義恭不毀
散騎侍郎王法施等二十七人議應毀領曹郎
中周景遠重參議義恭等不毀議爲允詔可
大明二年二月庚寅有司奏皇代殷祭無事於
章后廟高堂隆議魏文思后依周姜嫄廟禘祫
及徐邈答晉宣太后殷薦舊事使禮官議正博
士孫武議按禮記祭法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
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遠

廟爲祧鄭云天子遷廟之主昭穆合藏於祧中祫乃祭之王制曰祫禘鄭云祫合也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三年而夏禘五年而秋祫謂之五年再殷祭又禘大祭也春秋文公二年太事于太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廟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祭統曰有事于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不失其倫今殷祠是合食太祖而序昭穆章太后旣屈於上不列正廟若迎主入太廟旣不敢配

列於正序又未聞於昭穆之外別立為位若徐
邈議今殷祠就別廟奉薦則乖禘祫大祭合食
序昭穆之義邈云陰室四殤不同祫就祭此亦
其義也喪服小記殤與無後從祖祔食祭法王
下祭殤鄭玄云祭適殤於廟之奥謂之陰厭既
從祖食於廟奥是殤有位於奥非就祭別宮之
謂今章太后廟四時饗薦雖不於孫止若太廟
禘祫獨祭別宮與四時烝嘗不異則非禘大祭
之義又無取於祫合食之文謂不宜與太廟同

殷祭之禮高堂隆答魏文思后依姜嫄廟禘祫又不辨祫之義而改祫大饗蓋有由而然耳守文淺學懼乖禮衷博士王燮之議按禘小祫大禮無正文求之情例如有推尋祫之爲名雖在合食而祭典之重於此爲大夫以孝饗親尊愛同極因殷薦太祖亦致盛祀於小廟譬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故高堂隆所謂獨以祫故而祭之也是以魏之文思晉之宣后雖並不序於太廟而猶均禘於姜嫄其意如此又徐邈所引四

殤不祫就而祭之以爲別饗之例斯其證矣愚謂章皇太后廟亦宜殷薦太常丞孫緬議以爲祫祭之名義在合食守經據古孫武爲詳竊尋小廟之禮肇自近魏晉之所行足爲前準高堂隆以祫而祭有附情敬徐邈引就祭四殤以證別饗孫武據殤祔於祖謂廟有殤位尋事雖同廟而祭非合食且七廟同宮始自後漢禮之祭殤各祔厥祖既豫祫則必異廟而祭愚謂章廟殷薦推此可知祠部朱膺之議閟宮之祀高堂

隆道怡並玄周人祫歲俱祫祭之魏晉二代取
則奉薦名儒達禮無相譏非不愼言不忘率由舊
章惠意同王燮之孫緬議詔曰章皇太后追尊
極號禮同七廟豈容獨闕殷薦隔茲盛祠閟宮
遂祫既行有周魏晉從饗式範無替宜述附前
典以宣情敬
明帝泰始二年正月孝武昭太后崩五月甲寅
有司奏晉太元中始正太后尊號徐邈議廟制
自是以來箸爲通典今昭皇太后於至尊無親

正特制義服祔廟之禮宜下禮官詳議博士王
畧太常丞虞愿議正名存義有國之徽典臣子
一例史傳之明文今昭皇太后正位毋儀尊號
允著祔廟之禮宜備彝則毋以子貴事炳聖文
孝武之祀既百代不毁則昭后之祔無緣有虧
愚謂神主應入章后廟又宜依晉元皇帝之於
愍帝安帝之於求安后祭祀之日不親執觴爵
使有司行事時太宗宣太后巳祔章太后廟長
兼儀曹郎虞龢議以爲春秋之義庶毋雖名同

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今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無親奉之理周禮宗伯職云若王不與祭則攝位然則宜使有司行其禮事又婦人無常秩各以夫氏為定夫亡以子為次昭皇太后即正位在前宣太后追尊在後以從序而言宜躋新禰于上參詳衆議為允

詔可

泰始二年六月丁丑有司奏來七月嘗祀二廟依舊車駕親奉孝武皇帝至尊親進觴爵及拜

伏又昭皇太后室應拜及祝文稱皇帝諱又皇
后今月二十五日虔見於禰拜孝武皇帝昭皇
太后並無明文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劉緄議
尋晉元北面稱臣於愍帝烝嘗奉薦亦使有司
行事且兄弟不相為後著於魯史以此而推孝
武之室至尊無容親進觴爵拜伏其日親進章
皇太后廟經昭皇太后室過前議既使有司行
事謂不應進拜昭皇太后正號久定登列廟祀
詳尋祝文宜稱皇帝諱案禮婦無見兄之典昭

后位居傍尊致虔之儀理不容備孝武昭后二室牲薦宜闕太常丞虞愿議夫烝嘗之禮事存繼嗣故傍尊雖近弟姪弗祀君道雖高臣無祭典按晉景帝之於武帝屬居伯父武帝至祭之日猶進觴爵今上既纂祠文皇於孝武室謂宜進拜而已觴爵使有司行事按禮過墓則軾過祀則下凡在神祇尚或致恭況昭太后母臨四海至尊親曾北面兄母有敬謂宜進拜祝文宜稱皇帝諱尋皇后廟見之禮本脩虔爲義今於

孝武論其嫂叔則無通問之典語其尊卑亦無
相見之義又皇后登御之初昭后猶正位在宮
敬謁之道久已前備愚謂孝武昭太后二室並
不復薦告參議以愿議爲允詔可
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壬寅有司奏昭太后廟
毀置下禮官詳議太常丞韓賁議按君母之尊
義發春秋庶後饗薦無聞周典七廟承統猶親
盡則毀況伯之所生而無服代祭稽之前代未
見其準都令史殷匪子議昭皇太后不係於祖

宗進退宜毀議者云妾祔於妾祖姑祔既必告毀不容異應告章皇太后一室按記云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始章太后於昭太后論昭穆而言則非妾祖姑又非女君於義不當伏尋昭太后名位允極昔初祔之始自上祔於趙后即安于西廟竝皆幣告諸室古者大事必告又云每事必告禮牲幣雜用檢魏晉以來互有不同元嘉十六年下禮官辨正太學博士殷靈祚議稱吉事用牲凶事用

幣自玆而後吉凶爲判已是一代之成典今事
雖不全凶亦未近吉故宜依舊以幣徧告二廟
又尋昭太后毁主無義陳列於太祖博士欲依
虞主瘞於廟兩階之間按階間本以瘞告幣𦵏
虞主之所昔虞喜云依五經典議以毁主祔於
虞主瘞於廟之北牆最爲可據昭太后神主毁
之瘞之後上室不可不虛置太后僾應上下升
之既升之頃又應設脯醢以安神今禮官所議
謬略未周遷毁事大請廣詳訪左僕射劉康等

七人同匪子左丞王諶重參議謂以幣徧告二
廟禋毀殷主於北牆宣太后上室仍設脯醢以
安神匪子議爲允詔可
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
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顧私親
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
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或誤朝議遂尊恭皇
立廟京師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僭差無禮人神
弗佑非皐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

自是之後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代爲誡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君上妄建非正之號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令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是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也晉愍帝建興四年司徒梁芬議追尊之禮帝既不從而左僕射索綝等亦稱引魏制以爲不可故追贈吳王爲太保而已元帝太興二年有司言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議

云禮典之義子不敢以己爵加其父號帝又從之二漢此典棄矣

魏明帝有愛女曰淑涉三月而夭帝痛之甚追封謚爲平原懿公主葬於南陵立廟京師無前典非禮也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七月辛酉有司奏東平冲王年穉無後唯殤服五月雖不殤君應有主祭而國是追贈又無其臣未詳毀靈立廟爲當它祔與不輒下禮官詳議太學博士臣徐宏議王

既無後追贈無臣殤服既竟靈筵合毀記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祖之爲士大夫者按諸侯不得祔於天子沖王則宜祔諸祖之廟爲王者應祔長沙景王廟詔可

大明四年丁巳有司奏安陸國土雖建而奠酹之所未及營立四時薦饗故祔江夏之廟先王所生夫人當應祠不太學博士傅郁議應廢祭右丞徐爰議按禮慈母妾母不代祭鄭玄注以

其非正故傳曰子祭孫止又云爲慈母後者爲
祖庶母可也注稱緣爲慈母後之義父妾無子
亦可命己庶子爲之後也考尋斯義父母妾之
祭不必唯子江夏宣王太子體自元宰道感之
徽遭時不幸聖上矜悼降出皇愛嗣承徽緒光
啓大蕃屬國爲祖始王夫人載育明懿則一國
之正上無所厭哀敬得申既未獲祔享江夏又
不從祭安陸即事求情愚以爲宜依祖母有爲
後之義謂合列祀于廟二議不同參議以爰議

爲允詔可

大明六年十月丙寅有司奏故晉陵孝王子雲
未有嗣安廟後三日國臣從權制除釋朔望周
忌應還臨與不祭之日誰爲主太常丞庾蔚之
議既葬三日國臣從權制除而釋靈筵猶存朔
望及朞忌諸臣宜還臨哭變服衣帢使上卿主
祭王既未有後又無三年服者朞親服除之而
國尚存傳宜立廟爲國之始祖服除之日神主
暫祔食祖廟諸王不得祖天子宜祔從祖國廟

還居新廟之室未有嗣之前四時饗薦常使上
卿主之左丞徐爰參議以爲之議爲允詔可
大明七年正月庚子有司奏故宣貴妃加殊禮
未詳應立廟與不太學博士虞龢議曲禮云天
子有后有夫人檀弓云舜葬蒼梧三妃未之從
昏義云后之立六宮有三夫人然則三妃即三
夫人也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有三公也按周
禮三公八命諸侯七命三公既尊於列國諸侯
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春秋傳仲子非魯惠

元嫡尚得考彼別宮今貴妃是秩天之崇班理
應立此新廟左丞徐爰議宣貴妃旣加殊命禮
絕五宮考之古典顯有成據廟堂克構宜選將
作大匠參詳以龢爰議爲允詔可
大明七年三月戊戌有司奏新安王服宣貴妃
齋衰朞十一月練十三月縞十五月祥心喪三
年未詳宣貴妃祔廟應在何時入廟之日當先
有祔但入新廟而已若在大祥及禫中入廟者
遇四時饗祭不新安王在心制中得親奉祭不

太學博士虞龢議春秋傳云祔而作主烝嘗禘於廟嘗爲吉祭之名大祥及禫未得入廟應在禫除之後也新安王心喪之内若遇時節便應吉祭於廟親奉亦在無嫌祔之爲言以後亡者祔於先廟也小記云諸侯不得祔於天子今貴妃爵視諸侯居然不得祔於先后又别考新宫無所宜祔且卒哭之後益無祔理左丞徐爰議以禮有損益古今異儀雖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時之諸侯皆禫終入廟且麻衣縓緣革服於

元嘉苫經變除申情於皇宋況宣貴妃誕育叡
蕃葬加殊禮靈筵廬位皆主之哲王考宮刱祀
不得闕之朝廷謂禫除之後宜親執奠爵之禮
若有故三卿行事貴妃上厭皇姑下絕列國無
所應祔叅議斛議大體與爰不異宜以爰議爲
允詔可
大明七年十一月癸未有司奏晉陵國刺孝王
廟依廬陵平王等國例一歲五祭二國以王三
卿主祭應同有服之例與不博士顏僧道議禮

記云所祭者亡服則不祭今晉陵王於衡陽小功宜依二國同廢太常丞庾蔚之議緦不祭者據主爲言也晉陵雖未有嗣宜依有嗣致服依闕祭之限衡陽爲族伯緦麻則應祭三月兼左丞徐爰議嗣王未立將來承𠏉未知蹤近豈宜空計服屬以虧祭敬參議以爰議爲允詔可

大明八年正月壬辰有司奏故齊敬王子羽將來立後未詳便應作主立廟爲須有後之日未立廟者爲於何處祭祀游擊將軍徐爰議以爲

國無後於制除罷始封之君寔存承嗣皇子追
贈則爲始祖臣不殤君事著前準豈容虛闕烝
嘗以侯有後謂立廟作主三卿主祭依舊通關
博議以爰議爲允今便立廟廟成作主依晉陵
王近例先暫祔廬陵孝獻王廟祭竟神主即還
新廟未立後之前常使國上卿主祭
禮云共工氏之霸九州其子句龍曰后土能平
九土故土以爲社周以甲日祭之用日之始也
社所以神地之道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

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教人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故言報本反始烈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其裔曰柱佐顓頊爲稷官主農事周棄係之法施於人故祀以爲稷禮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故國有二社而稷亦有二也漢魏則有宮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晉初仍魏無所增損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禮於是車騎司馬

傳成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郊廟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薦於上帝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親耕謂自報自為立社者為藉而報也國以人為本人以穀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藉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内為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師也景侯此論據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

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
則以置社爲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爲
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天子爲人而祀故
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
夫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爲立社故稱太社若夫
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爲名左氏傳盟于清
丘之社是也人間之社既已不稱太矣若復不
立之京都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爲羣姓立
七祀自爲立七祀言自爲者自爲而祀也爲羣

姓者爲羣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說
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按祭五
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
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杜伯鬼有所
歸乃不爲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
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
而後爲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
當是思惟景侯之後解亦未易除也前被敕尚
書召誥社于新邑唯一大牢不二社之明義也

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則稷無牲矣說者則曰舉社以明稷何獨不可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過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設壝之無稷字說者以爲略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時成粲議稱景侯

論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以爲如粲之論景侯之解文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説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爲立京都也不知此論從何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問不能黙已謹復續上劉寔與咸同詔曰社實一神而相襲二位衆議不同何必改作其

使仍舊一如魏制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佑萬邦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載王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祝惟辰景福來造禮左宗廟右社稷歷代遵之故洛京社稷在廟之右而江左又然也吳時宮東門雩門疑吳社亦在宮東與其廟同所也宋仍舊無所改作

魏氏三祖皆親耕藉此則先農無廢享也其禮

無異聞宜從漢儀執事告祠以太牢晉武哀帝竝欲耤田而不遂儀注亦闕略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春親耕乃立先農壇於耤田中阡西陌南高四尺方二丈爲四出陛陛廣五尺外加埒去阡陌各二十丈車駕未到司空大司農率太祝令及衆執事質明以一太牢告祠祭器用祭社稷器祠畢班餘胙於奉祠者舊典先農又常列於郊祭云漢儀皇后親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苑窳

婦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晉武帝太康九年揚皇后躬桑于西郊祀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為四出陛陛廣五尺在採桑壇東南帷宮之外去帷宮十丈皇后未到大祝令質明以一太牢告祠謁者一人監祠畢徹饌班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禮五嶽四瀆咸秩羣祀瘞沈珪璋六年七月帝以舟軍入淮九月壬戌遣使者沈璧于淮禮也

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帝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禮也
魏元帝咸熙元年帝行幸長安遣使者以璧幣禮華山禮也
晉穆帝升平中何琦論修五嶽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載一巡狩省時之方柴燎五嶽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饗報功德是以災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逮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五嶽視三

公四瀆視諸矦著在經記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禮可以關哉自永嘉之亂神州傾覆茲事替矣唯瀆之天柱在王略之內舊臺選百石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常遣大吏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冰咸和迄今已復隳替計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四人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為簡

關禮俗頹紊人神雜擾公以奔黷漸以滋繁良由頃國家多難日不暇給草建廢滯事有未遑今元憝已殲宜修舊典嶽瀆之域風教所被來蘇之人咸蒙德澤而神祇禋祀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廢尚矣崇明前典將俟皇輿北旋稽古憲章大釐制度其五嶽四瀆宜遵修之處但俎豆牲牢祝嘏文辭舊章靡記可令禮官作式歸諸誠簡以達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諸妖孽可但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瀆不見省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丙辰有司奏詔奠祭霍山未審應奉使何官用何牲饌進奠之日又用何器殿中郎丘景先議脩祀川嶽道光列代差秩珪璋義昭聮冊但業曠中葉儀漏典文尋姬典事繼宗伯漢載持節侍祠血祭霾沈經垂明範酒脯牢具悉有詳例又名山著珪幣之異大冢有嘗禾之加山海祠霍山以太牢告玉比準酌記傳其可言者也今皇風緬暢輝祀通嶽愚謂宜使以太常持節牲以太牢之具羞用酒

脯時穀禮以赤璋纁幣又鬯人之職凡山川四方用脤則盛酒當以蠡桮其餘器用無所取說按郊望山瀆以質表誠器尚陶匏藉以茅席近可依準山川以兆宜爲壇域參議景先議爲允令以兼太常持節奉使牲用太牢加以璋幣器用陶匏時不復用脤宜同郊祀以爵獻凡有饌種數一依社祭爲允詔可

晉武帝咸寧二年春久旱四月丁巳詔曰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庚午始祈雨于社稷山川六

月戊子獲澍雨此雩禜舊典也
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如之是後脩之至
今
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
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乃追
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
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采其文以述
作仰其聖以成謀茲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
表者也以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廢舊居之廟毀

而不脩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代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户奉孔子祀命魯郡脩舊廟置百户吏卒以守衞之

晉武帝太始三年十一月改封宗聖侯孔震爲奉聖亭侯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

明帝大寧三年詔給事奉聖亭侯孔亭四時祠

孔子祭直如太始故事亭五代孫繼之博塞無
度常以祭直顧進替慢不祀宋文帝元嘉八年
有司奏奪爵至十九年又授孔隱之兄子熙先
謀逆又失爵二十八年更以孔惠雲爲奉聖侯
後有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又以孔邁爲奉
聖侯邁卒子莽嗣有𦞂失爵
魏齊王正始二年三月帝講論語通五年五月
講尚書通七年十二月講禮通竝使太常釋奠
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雝以顏淵配

晉武帝太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咸寧三年
講詩通太康三年講論語通元帝大興三年皇
太子講論語通太子並親釋奠以大牢祠孔子
以顔淵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講詩通穆帝升平
元年三月帝講孝經通孝武寧康三年七月帝
講孝經通並釋奠如故事
穆帝孝武並權以中堂爲太學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四月皇太子講孝經通
釋奠國子學如晉故事

漢東海王恭薨明帝出幸津門亭發哀魏時會喪及使者弔祭用博士杜希議皆去玄冠加以布巾

魏武帝少時漢太尉橋玄獨先禮異焉故建安中遣使祠以大牢

文帝黃初六年十二月過梁郡又以大牢祠之

黃初二年正月帝校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大牢祠漢世祖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四月丙辰車駕行幸江

尋經司徒劉穆之墓遣使致祭焉
孝武帝大明三年十二月戊申行幸耤田經左光
祿大夫袁湛墓遣使致祭
大明五年庚午車駕行幸經司空殷景仁墓遣
使致祭
大明七年十一月南廵乙酉遣使祭晉司馬桓
溫征西將軍毛璩墓
劉禪景燿六年詔爲丞相諸葛亮立廟於沔陽
先是所居各請立廟不許百姓遂私祭之而言

事者或以爲可立於京師乃從人意皆不納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允等言於禪曰昔周人懷邵伯之美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象自漢興已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烝嘗止於私門廟象闕而莫立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也今若盡從人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愚以

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屬所以時賜祭凡其故臣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從之何承天曰周禮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後代遵之以元勳配饗允等曾不是式禪又從之並非禮也

漢時城陽國人以劉章有功於漢爲之立祠青州諸郡轉相放效濟南尤盛至魏武帝爲濟南相皆毀絕之及秉大政普加除翦世之淫祀遂絕至文帝黃初五年十一月詔曰先王制祀所

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神五行名山川澤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代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明帝青龍元年又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

晉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詔答聖帝明王脩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而當幽明之道故也然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

神其神不傷人也故史薦而無媿詞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代信道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其幸妖妄相扇舍正爲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爲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妖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由是蔣子文祠以下普皆毀絕孝武孝建初更修起蔣山祠所在

山川漸皆脩復明帝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羣神蔣矦宋代稍加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鍾山王蘇矦驃騎大將軍四方諸神咸加爵秩

漢安帝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八月按比方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秕泥土相和半不可飲食按此詔漢時猶依月令施政事也

志卷第七　　宋書十七

宋書志卷第八　　宋書十八

臣沈約新撰

禮五

秦滅禮學事多違古漢初崇簡不存改作車服之儀多因秦舊至明帝始乃修復先典司馬彪輿服志詳之矣魏代唯作指南車其餘雖有改易不足相變晉立服制令辨定衆儀徐廣車服注略明事昔並行於今者也故復敘列以通數代典事

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爲輪輪何可載因爲輿任重致遠流運無極後代聖人觀北斗魁方杓曲攜龍角爲帝車曲其輈以便駕系本云奚仲始作車案庖羲畫八卦而爲大輿服牛乘馬以利天下奚仲乃夏之車正安得始造乎系本之言非也車服以庸著在唐典夏建旌旗以表貴賤周有六職百工居其一焉一器而羣工致其巧車最居多明堂記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殷有山車之瑞謂桑根車

殷人制爲大路禮緯曰山車垂句句曲也言不揉
治而自曲也周之五路則有玉金象革木五者
之飾備於考工記輿方法地蓋員象天輻以象
日月二十八弓以象列宿玉金象者飾車諸末
因爲名也革者漆革木者漆木也玉路建太常
以祀金路建大旂以賓象路建大赤以朝革路
建大白以戎木路建大麾以田黑色夏所尚也
秦閱三代之車獨取殷制古曰桑根車秦曰金
根車也漢氏因秦之舊亦爲乘輿所謂乘殷

之路者也禮論輿駕議曰周則玉輅最尊漢之
金根亦周之玉路也漢制乘輿金根車輪皆朱斑
重轂兩轄飛軨轂外復有轂施轄其外復設
轄施銅貫其中東京賦曰重輪貳轄疏轂飛軨飛
軨以赤油爲之廣八寸長注地繫軸頭謂之飛軨也
金金薄繆龍爲輿倚較較在箱上橫文畫蕃蕃
箱也文虎伏軾龍首衘軛鸞雀立衡槺文畫輈翠
羽蓋黃裏所謂黃屋也金華施橑末建太常十
二旒畫日月升龍駕六黑馬施十二鑾金爲叉髦

插以翟尾又加犛牛尾大如斗置左騑馬軛上所
謂左纛輿也路如周王路之制應劭漢官鹵簿
圖乘輿大駕則御鳳皇車以金根為副又五色
安車五色立車各五乘建龍旂駕四馬施八鸞
餘如金根之制猶周金路也其車各如方色所謂
五時副車俗謂為五帝車也江左則闕矣白馬
者朱其轙安車者坐乘又有建華蓋九重甘
泉鹵簿者道車五乘游車九乘在乘輿車前
又有象車最在前試橋道晉江左駕猶有之凡

婦人車皆坐乘故周禮王后有安車而王無也漢制乘輿乃有之天子所御駕六其餘副車皆駕四案書稱朽索御六馬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駕五卿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楚平王駕白馬梁惠王以安車駕三送淳于髡大夫之儀周禮四馬為乘毛詩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表盎諫漢文馳六飛魏時天子亦駕六晉先蠶儀皇后安車駕六以兩轅安車駕五為副江左以來相承無六駕四而已宋孝大明三年

使尚書左丞荀蒭秋造五路禮圖　路通赤旗無

蓋改造依擬金根而赤漆檐畫玉飾諸末建青

旂十有二旒駕玄馬四施羽葆蓋以祀即以金

根爲金路建大青旂十有二旒駕玄馬四羽葆

蓋以實象華木路周官輿服志禮圖並不載其

形段並依擬玉路漆檐畫羽葆蓋象飾諸末建

立赤旂十有二旒以視朝革路建赤旂十有二旒

以即戎木路建赤麾以田象革駕玄木駕赤四

馬舊有大事法駕出五路各有所主不俱出也

大明中始制五路俱出親耕藉田乘三蓋車一名
芝車又名耕根車置耒耜於軾上戎車立乘
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建牙麾邪注之
載金鼓羽幢置甲弩於軾上
獵車輞幰輪畫繆龍繞之一名蹋猪車魏文
帝改曰蹋虎車
指南車其始周公所作以送荒外遠使地域平
漫迷於東西造立此車使常知南北鬼谷子云鄭
人取玉必載司南爲其不惑也至于秦漢其制

無聞後漢張衡始復創造漢末喪亂其器不存
魏高堂隆秦朗皆博聞之士爭論於朝云無指
南車記者虛說明帝青龍中令博士馬鈞更
造之而車成晉亂復亡石虎使解飛姚興使令
狐生又造焉安帝義熙十三年宋武帝平長安
始得此車其制如鼓車設木人於車上舉手指
南車雖回轉所指不移大駕鹵簿最先啓行
此車戎狄所制機數不精雖曰指南多不審正
回曲步驟猶須人功正之范陽人祖沖之有巧思

常謂宜更構造宋順帝昇明末齊王爲相命造之焉車成使撫軍丹陽尹王僧虔御史中丞劉休試之其制甚精百屈千回未常移變晉代又有指南舟索虜拓跋燾使工人郭善明造指南車彌年不就扶風人馬岳又造垂成善明酖殺之

記里車未詳所由來亦高祖定三秦所獲制如指南其上有鼓車行一里木人輒擊一槌大駕鹵簿以次指南

輂車周禮王后五路之卑者也后宮中從容所乘非王車也漢制乘輿御之或使人輓或駕果下馬漢成帝欲與班婕好同輂是也後漢陰就外戚驕貴亦輂井丹譏之曰昔桀乘人車豈此邪然則輂夏后氏末代所造也井丹譏陰就乘人而不云僭上豈貴臣亦得乘之乎未知何代去其輪傳𤣥子曰夏曰余車殷曰胡奴周曰輜車輜車即輂也魏晉御小出常乘馬亦多乘輿車輿車今之小輿

犢車輧車之流也漢諸侯貧者乃乘之其後轉見貴孫權去車中八牛即犢車也江左御出又載儲偫之物漢代賤軺車而貴輜軿魏晉賤輜軿而貴軺車又有追鋒車去小車蓋加通幔如軺車而駕馬又以雲母飾犢車謂之雲母車臣下不得乘時以賜王公晉氏又有四望車今制亦存又漢制唯賈人不得乘馬車其餘皆乘之矣除吏赤蓋杠餘則青蓋杠云

周禮王后亦有五路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

車凡五也漢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法駕乘
重翟羽葢金根車駕青交路青帷裳樝畫輈黄
金塗五末葢爪施金華駕三馬左右騑其法駕
則紫罽軿車桉字林軿車有衣蔽無後轅其有
後轅者謂之輜𨊻攷漢官明帝永平七年光烈
陰皇后葬魂車鸞路青羽葢駕駟馬旂九遊前
有方相鳳皇車大將軍妻参乘太僕妻御女騎
夾轂此前漢舊制也
晉先蠶儀注皇后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騩馬

驪淺黑色也油畫兩轅安車駕五驪馬爲副公主油畫安車駕三三夫人青交路安車駕三皆以紫絳罽軿車駕三爲副九嬪次婦軿車駕二宮人輜車駕一王妃公侯特進夫人封君皂交路安車駕三

漢制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軿皆駕二右騑而已漢制太子皇子皆安車朱斑輪倚虎較伏鹿軾黑櫨文畫蕃青蓋金華施橑末黑櫨文畫轅金塗五末皇子爲王錫以此乘故曰王青蓋車

皆左右騑駕五旂旂九斿畫降龍皇孫乘綠車
亦駕三魏晉之制太子及諸王皆駕四
晉元帝大興三年太子釋奠詔曰未有高車可
乘安車高車即立乘車也公及列侯安車朱斑
輪倚鹿較伏熊軾黑轓者謂之軒皂繒蓋駕二
右騑王公旂八斿侯七斿卿五斿皆降龍公卿
中二千石二千石郊陵法駕出皆大車立乘駕
四後導從大車駕二右騑也出乘安車其去位
致仕皆賜安車四馬中二千石皆皂蓋朱轓銅

五末駕二右騑晉令王公之太子攝命治國者
安車駕三祈七壍其矦太子五壍
傳曝故事三公安車駕三特進駕二卿一漢制
公列矦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廟及蠶各乘
其夫之安車右騑加皂交路帷裳非公會則乘
漆布輜軿銅五末晉武帝太康四年詔依漢故
事給九卿朝車駕及安車各一乘傳曝故事尚
書令軺車黑耳後户僕射但後户無耳中書監
令如僕射

漢制乘輿御大駕公卿奉引大僕大將軍參乘
備千乘萬騎屬車八十一乘古者諸侯貳車
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八十一乘也漢遵
弗改漢都長安時祠天於甘泉用之都洛陽上
原陵又用之大喪又用之法駕則河南尹洛陽令
奉引奉車郎御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凡
屬車皆皂蓋赤裏後漢祠天郊用法駕祠
宗廟用小駕小駕減損副車也前驅有九游雲
罕皮軒鸞旗車皆大夫載鸞旗者編羽旄列

繫幢傍也金鉦黃鉞黃門鼓車乘輿之後有
屬車尚書御史載之最後一車懸豹尾豹尾
以前比於省中每出警蹕清道建五旗大僕奉
駕條上鹵簿尚書郎侍御史令史皆執注以督
整車騎所謂護駕也春秋上陵尤省於小駕直
事尚書一人從其餘令史以下皆從行所謂先
置也薛綜東京賦注以雲罕九游爲旌旗別名
亦不辨其形象魏命晉王建天子旌旗置旄頭
雲罕是知雲罕非旌旗也徐廣車服注以爲九

游游車九乘雲罕疑是畢罕詩敘曰齊侯田
獵畢弋百姓苦之畢罕本施遊獵遂為行飾
乎潘岳藉田賦先敘五路九旗次言瓊鈒雲罕若
罕為旗則岳不應頻句於九旗之下又以其物
匹鈒戟宜是今畢網明矣此說為得之皮軒以虎
皮為軒也徐又引淮南子軍正執豹皮以制正其
衆禮記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乘輿豹尾亦其義
類乎五旗者五色各一旗以木牛承其下徐又云
木牛蓋取其負重而安穩也五旗纏竿即禮記

德車結旌不盡飾也戎事乃散之又武車綏旌
垂舒之也史臣案今結旌綏旌同而德車武車之
所不建又太牛之義亦未灼然可曉又案周禮
辨載法物莫不詳究然無相風畢網旄頭之屬
此非古制明矣何承天謂戰國並爭師旅數出懸
烏之設務察風祲宜是秦矣晉武嘗問侍臣
旄頭何義彭推對曰秦國有奇怪觸山截水
無不崩潰唯畏旄頭故虎士服之則秦制也張
華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謂壯士之怒髮踊衝

冠義取於此摯虞決疑無所是非也徐爰曰
彭張之說各言意義無所承據案天文畢
昴之中謂之天街故車駕以畢罕前引畢方
昴員因其象星經昴一名旄頭故使執之者
冠皮毛之冠也
輕車古之戰車也輪輿洞朱不巾不蓋建矛戟
幢麾置弩於軾上駕二射聲校尉司馬吏士
載以次屬車
漢儀曰出稱警入稱蹕說者云車駕出則應稱

警入則應稱蹕也而今俱唱之史臣以爲警者警戒也蹕者止行也今從乘輿而出者並警戒以備非常也從外而入乘輿相干者蹕而止之也董巴司馬彪云諸侯王遮迾出入稱警設蹕

武剛車有巾有蓋在前爲先驅又在輕車之後爲殿也駕一史記衛青征匈奴以武剛車爲營是也

漢制大行載轀輬車四輪其飾如金根加施組連壁交路四角金龍首銜璧垂五采析羽流蘇

前後雲氣畫帷裳橫文畫曲蕃長與車等太
僕御駕六白駱馬以黒㯳灼其身爲虎文謂之
布𢇁馬既下馬斥𧶠車藏城北祕宫今則馬甲
虎文不斥𧶠車則毀也自漢霍光晉安平獻
王孚充王導謝安宋江夏王義恭以殊禮者皆
大輅黄屋載輼輬車
晉令曰乘傳出使遭喪以上即自表聞聽得白
服乘騾車到副使攝事徐廣車服注傳聞騾
車者犢車裝而馬車轅也又車無蓋者曰科車

晉武帝時護軍將軍羊琇乘羊車司隷校尉劉毅奏彈之詔曰羊車雖無制猶非素者所服江左來無禁也

舊有充庭之制臨軒大會陳乘輿車輦旌鼓於殿庭張衡東京賦云龍路充庭鸞旗拂霓晉江左廢絶宋孝武大明中修復

上古寢處皮毛未有制度後代聖人見鳥獸毛羽及其文章與草木華采之色因染絲絲以作衣裳為玄黃之服以法乾坤上下之儀觀鳥獸

冠胡之形制冠冕纓緌之飾虞氏作繢采章彌
文夏后崇約猶美黻冕咎繇陳謩則稱五服
五章皆後王所不得異也周監二代典制詳密故
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設擬等差各有其序
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事之重者也太古布
冠齊則緇之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此
皆三代常所　周之祭冕繅采備飾故夫子
曰服周之冕以盡美稱之至秦以戰國即天子
位滅去古制郊祭之服皆以袀玄至漢明帝始採

周官禮記尚書諸儒說還備袞冕之服魏明帝以公卿袞衣黼黻之文擬於至尊復損略之晉以來無改更也天子禮郊廟則黑介幘平冕今所謂平　冠也皂表朱緑裏廣七寸長尺二寸垂珠十二旒以組爲纓衣皂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爲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之象凡十二章也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緑裨飾其側中衣以絳緣其領袖赤皮蔽膝蔽膝古之韍也絳袴絳襪赤舃未元服

者空頂介幘其釋奠先聖則皂紗裙絳中衣絳袴袜黑舄其臨軒亦衮冕也其朝服通天冠高九寸金博山顏黑介幘絳紗裙皂緣中衣其拜陵黑介幘䘺單衣其雜服有青赤黃白緗黑色介幘五色紗裙五梁進賢冠遠遊冠平上幘武冠其素服白帢單衣漢儀立秋日貙服緗幘晉哀帝初博士曹弘之等議立秋御讀令不應緗幘求改用素詔從之宋文帝元嘉六年奉朝請徐道娛表不應素幘詔門下詳議

常執宜如舊遂不改

進賢冠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梁數隨貴賤古之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所服上公卿初祭於郊廟皆平冕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王公衣山龍以下九章也卿衣華蟲以下七章也行鄉射禮則公卿委貌冠以皂絹爲之形如覆杯與皮弁同制長七寸高四寸衣黑而裳素其中衣以皂緣領袖其執事之人皮弁以鹿皮爲之

武冠皆惠文冠本趙服也一名大冠凡侍臣則
加貂蟬應劭漢官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
耗蟬居高食絜目在腋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
此因物生義非其實也其實趙武靈王變胡
而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臣故秦漢以來侍臣
有貂蟬也徐廣車服注稱其意曰北土寒涼本
以貂皮暖額附施於冠因遂變成首飾乎侍中
左貂常侍右貂
法冠本楚服也一名柱後一名獬豸說者云獬

豸獸知曲直以角觸不正者也秦滅楚以其君冠賜法官

謁者高山冠本齊服也一名側注冠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謁者魏明帝以其形似通天遠遊乃毀變之

樊噲冠廣九寸制似平冕殿門衞士服之漢將樊噲常持鐵盾鴻門之會項羽欲害漢王乃裂裳以苞盾戴入見羽漢承秦制冠有十三種魏晉以來不盡施用今志其施用者也

幘者古賤人不冠者之服也漢元帝額有壯髮始引幘服之王莽頂禿又加其屋也漢注曰冠進賢者宜長耳今介幘也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巾幘也知時各隨所宜後遂因冠爲別介幘服文吏平上服武官也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又有納言幘後收又一重方三寸又有赤幘騎吏武吏乘輿鼓吹所服救日蝕文武官皆免冠著赤幘對朝服示威武也宋乘輿鼓嚮黑幘武冠

漢制祀事五郊天子與執事所服各如玄色百官不執事者自服常服以從常服絳衣也

魏秘書監秦靜曰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俱玄冠絳衣而已晉名曰五時朝服有四時朝服又有朝服

凡兵事摠謂之戎尚書云一戎衣而天下定周禮革路以即戎又曰兵事韋弁服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左傳戎服將事又云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先儒云韎絳色今時伍伯衣說者

五霸兵戰猶有綬紱冠纓漫胡則戎服非袴
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戎中外戒嚴之
服無定色冠黑帽綴紫褾褾以繒爲之長四寸
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革中官紫褾外官
絳褾又有纂嚴戎服而六綴褾行留文武悉
同其畋獵巡幸則唯從官戎服帶鞶革文官
不下纓武官脫冠宋文帝元嘉中巡幸蒐狩
皆如之救宮廟水火亦如之
漢制太后入廟祭神服紺上皂下親蠶青上縹

下皆深衣深衣即單衣也首飾剪氂幗
漢制皇后謁廟服紺上皁下親蠶青上縹下
首飾假髻步揺八雀九華加以翡翠晉先蠶
儀注皇后十二鏌步揺大手髻衣純青之衣帶
綬佩今皇后謁廟服袿襹大衣謂之褘衣公主
三夫人大手髻七鏌蔽髻九嬪及公夫人五鏌世婦
三鏌公主會見大手髻其長公主得有步揺公
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爲緄帶各如其綬色
公特進列侯夫人卿校世婦二千石命婦年長者

紺繒佐祭則皂絹上下助蠶則青絹上下自皇后至二千石命婦皆以蠶衣爲朝服

劉向曰古者天子至于士王后至于命婦必佩玉尊卑各有其制禮記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山玄玉而朱組綬卿大夫水蒼玉而緇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緼赤黃色綬者所貫佩相承受也上下施韍如蔽膝貴賤亦各有殊五霸之後戰兵不息佩非兵器韍非戰儀於是解去佩韍留其繫璲而已秦乃以采組連結於

襚轉相結受謂之綬漢承用之至明帝始復制佩而漢末又亡絶魏侍中王粲識其形乃復造焉今之佩粲所制也皇后至命婦所佩古制不存今與外同制秦組綬仍又施之

漢制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刀司馬彪志具有其制漢高祖爲泗水亭長拔劒斬白蛇不疑云劒者君子武備張衡東京賦紆黄組腰干將然則自人君至士人又帶劒也自晉代以來始以木劒代刃劒

乗輿六璽秦制也漢舊儀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此則漢遵秦也初高祖入關得秦始皇藍田玉璽螭虎紐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高祖佩之後代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劔俱爲乗輿所寶傳國璽魏晉至今不廢斬白蛇劔晉惠帝武庫火燒之今亡晉懷帝没胡傳國璽没於劉聰後又屬石勒及石勒弟石虎死胡亂晉穆帝代乃還天府虞喜志林曰傳國璽

自在六璽之外天子凡七璽也漢注曰璽印也首
秦以前臣下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紐唯所好秦
以來以璽爲稱又獨以玉臣下莫得用漢制皇
帝黃赤綬四采黃赤縹紺皇后金璽綬亦如
之於禮士綬之色如此後代變古也吳無刻玉工
以金爲璽孫皓造金璽六枚是也又有麟鳳
龜龍璽馳馬鴨頭雜印今代則闕也
皇太子金璽龜紐纁朱綬四采赤黃縹紺綸五
時朝服遠遊冠亦有三梁進賢冠佩瑜玉

諸王金璽龜紐纁朱綬四采赤黄縹紺給五時朝服遠遊冠亦有三梁進賢冠佩山玄玉郡公金章玄朱綬給五時朝服進賢三梁冠佩山玄玉太宰太傅太保丞相司徒司空金章紫綬給五時朝服進賢三梁冠佩山玄玉相國則綠綟綬三采綠紫紺綟草名也其色綠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凡將軍位從公者金章紫綬給五時朝服武冠佩山玄玉郡侯金章青朱綬給五時朝服進賢三梁冠佩水蒼玉

驃騎車騎將軍凡諸將軍加大者征鎮安平
中軍鎮軍撫軍前左右後將軍征虜冠軍
輔國龍驤將軍金章紫綬給五時朝服武
冠水蒼玉
貴嬪夫人貴人金章文曰貴嬪夫人貴人之
章紫綬佩于窴玉
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容脩儀婕好容華充
華銀印文曰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容脩儀婕好
容華充華之印青綬佩五采瓊玉

皇太子妃金璽龜紐纁朱綬佩瑜玉

諸王太妃諸長公主公主封君金印紫綬佩山玄玉

諸王太子金印紫綬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山玄玉

郡公侯太夫人銀印青綬佩水蒼玉

郡公侯太子銀印青綬給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侍中散騎常侍及中常侍給五時朝服武冠貂蟬侍中左右常侍皆佩水蒼玉

尚書令僕射銅印墨綬給五時朝服納言幘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尚書給五時朝服納言幘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中書監令祕書監銅印黒緌綬給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光禄大夫卿尹太子保傅大長秋太子詹事銀章青綬給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衛尉則武冠衛尉江左不置宋孝武孝建初

始置不檢晉服制止以九卿皆文冠及進賢兩
梁冠非舊也
司隷校尉武尉左右衛中堅中壘驍騎游
擊前軍左軍右軍後軍寧朔建威振威
奮威揚威廣威建武振武奮武揚武廣
武左右積弩彊弩諸將軍監軍銀章青
綬給五時朝服武冠佩水蒼玉
領軍護軍城門五營校尉南東西北中
郎將銀印青綬給五時朝服武冠佩水

蒼玉

縣鄉亭侯金印紫綬朝服進賢三

梁冠

鷹揚折衝輕車揚烈威遠寧遠虎威材

官伏波淩江諸將軍銀章青綬給五時朝

服武冠

奮武護軍安夷撫軍護軍州郡國都

尉奉車駙馬騎都尉諸護軍將兵助郡都

尉水衡典虞牧官典牧都尉度支中郎將校

尉都尉司監都尉材官校尉王國中尉宜和
伊吾都尉監淮南津都尉銀印青綬五時朝
服武冠
州刺史銅印墨綬給絳朝服進賢兩梁冠
御史中丞都水使者銅印墨綬給五時朝服進
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謁者僕射銅印墨綬給四時朝服高山冠佩水
蒼玉
諸軍司馬銀章青綬朝服武冠

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太子中庶子庶
子給五時朝服武冠
中書侍郎給五時朝服進賢一梁冠
冗從僕射太子衛率銅印墨綬給五時朝服
武冠
虎賁中郎將羽林監銅印墨綬給四時朝服
武冠其在陛列及備鹵簿鶡尾絳紗縠單
衣鶡鳥似雞出上黨為鳥彊猛鬭不死不止
復著鶡尾

北軍中候殿中監銅印墨綬四時朝服武冠
護匈奴中郎將護羌夷戎蠻越烏丸西域戊己
校尉銅印青綬朝服武冠
郡國太守相內史銀章青綬朝服進賢兩梁冠
江左止單衣幘其加中二千石者依卿尹
牙門將銀章青綬朝服武冠
騎都督守銀印青綬朝服武冠
尚書左右丞祕書丞銅印黃綬朝服進賢一
梁冠

尚書祕書郎太子中舍人洗馬舍人朝服進
賢一梁冠
黄沙治書侍御史銀印墨綬朝服法冠
侍御史朝服法冠
關内關中名號侯金印紫綬朝服進賢兩梁冠
諸博士給皁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公府長史諸卿尹丞諸縣署令秩千石者銅印
墨綬朝服進賢兩梁冠江左公府長史無朝服
縣令止單衣幘宋後廢帝元徽四年司徒右

長史王儉議公府長史應服朝服曰春秋國語云皃者情之華服者心之文嚴廓盛禮衣冠爲大是故軍國異容內外殊序而自頃承用每有乖違府職掌人教四方是則臣居毗佐志在當官永言先典載懷夕惕按晉令公府長史官品第六銅印墨綬朝服進賢兩梁冠掾屬官品第七朝服進賢一梁冠晉官表注亦與令同而今長史掾屬但著朱服而巳此則公違明文積習成謬謂宜依舊制長史

兩梁冠掾屬一梁冠並同備朝服中單韋舃率由舊章若所上蒙允并請班司徒二府及諸儀同三府通爲永準又尋舊事司徒公府領步兵者職僚悉同降朝不領兵者主簿祭酒中單韋舃並備令史以下唯著玄衣今府既開公謹遵此制其或有署臺位者玄服爲疑按令稱諸有兼官皆從重官之例尋內官爲重其署臺位者悉宜著位之服不在玄服之例若署諸卿寺位兼府職者雖三品而卿

寺爲卑則宜依公府玄衣之制服章事重禮
義所先請臺詳服議曹郎中沈俣之議曰制
珪象德損替因時裁服象功施用隨代車旗
變於商周冠佩革於秦漢豈必殊代襲容改
尚沿物哉夫邊貂假幸侍之首賤情登尊極
之顏一適時用便隆後制況朱裳以緬傾
百祀韋舄不加浩然惟舊服爲定章事成永
則其儉之所秉會非古訓青素相因代有損
益何事棄盛宋之興法追往晉之積典變改

空煩謂不宜革儉又上議曰自頃服章多闕有違前準近議依令文被報不宜改革又稱左丞劉議桉令文凡有朝服今多闕亡然則文存服損非唯鉉佐用捨既久即爲舊章如下旨伏尋皇宋受終每因晉舊制律令條章同規在昔若事有宜必合懲改則當上關詔書下由朝議縣諸日月垂則後昆豈得因外府之乖謬以爲盛宋之興典用晉氏之律令而謂其儀爲穨法哉順違從失非所望於高議中明

舊典何改革之可論又左丞引令史之闕服以爲鉉佐之明比夫名位不同禮數異等令史從省或有權宜達官簡略爲失彌重又主簿祭酒備服於王庭長史掾屬朱衣以就列於是倫比自成矛盾此而可忍孰不可安將引令以遵舊臺據失以爲例研詳符旨良所未譬當官而行何彊之有制令昭然守以無貳俁之又議雲火從物沿損異儀帝樂五殊王禮三變豈獨大宋造命必咸仍於晉舊哉夫宗社

疑文庭廟闕典或上降制書下恊朝議何乃
鉉府佐屬裳蔽稍改白虎之詔斷宣室之疇
咨乎又許令史之從省各達官之簡略律苟
可遵固無辨於貴賤規若必等亦何關於
權宜一用一舍彌增其滯且佐非韋昜之職
吏本朝服之官凡在班列罔不如一此蓋前令
違而遂改今制允而長用也爵異服殊寧會
矛盾之譬討論疑制焉取彊弱之辨府執
旣革之餘文臺據求行之成典良有期於無

固非所望於行迷祭詳並同儉議遂寢
諸軍長史諸卿尹丞獄丞太子保傅詹事丞
郡國太守相内史丞長史諸縣署令長相關谷
長王公侯諸署令長司理治書公主家僕銅印
墨綬朝服進賢一梁冠江左太子保傅卿尹詹
事丞早朝服郡丞縣令長止單衣幘
公車司馬太史太醫太官御府内省令太子諸
署令僕門大夫陵令銅印墨綬朝服進賢一梁冠
太子率更家令僕銅印墨綬給五時朝服進賢

兩梁冠
黃門諸署令僕長銅印墨綬四時朝服進賢一
梁冠
黃門宂從僕射監太子寺人監銅印墨綬給四
時朝服武冠
公府司馬諸軍城門五營校尉司馬護匈奴中
郎將護羌戎夷蠻越烏丸戊巳校尉長史司
馬銅印墨綬朝服武冠江左公府司馬無朝服
餘止單衣幘

廷尉正監平銅印墨綬給阜零辟朝服法冠

王郡公侯郎中令大農銅印青綬朝服進賢兩梁冠

北軍中候丞銅印黄綬朝服進賢一梁冠

太子常從虎賁督校督司馬虎賁督銅印墨綬朝服武冠

殿中將軍銀章青綬四時朝服武冠宋末不復給章綬水衡典虞牧官典牧材官州郡國都尉司馬銅印墨綬朝服武冠

諸謁者朝服高山冠

門下中書通事舍人令史門下主事令史給

四時朝服武冠

尚書典事都水使者參事散騎集書中書尚

書令史門下散騎中書尚書令史錄尚書中

書監令僕省事史祕書著作治書主書主璽

主譜令史蘭臺殿中蘭臺謁者都水使者令

史書令史朝服進賢一梁冠江左凡令史無

朝服

節騎郎朝服武冠其在陛列及備鹵簿著鶡尾絳紗縠單衣

殿中中郎將校尉都尉黃門中郎將校尉殿中太醫校尉都尉銀印青綬四時朝服武冠

關外侯銀印青綬朝服進賢兩梁冠

左右都候閶闔司馬城門候銅印墨綬朝服武冠

王郡公侯中尉銅印墨綬朝服武冠

部曲督護司馬史部曲將銅印朝服武冠司

馬史假墨綬
太中中散諫議大夫議郎郎中舍人朝服進
賢二梁冠秩千石者兩梁
城門令史朝服武冠江左凡令史無朝服
諸門僕射佐史東宮門吏皁零辟朝服僕射
東宮門吏郤非冠佐史進賢冠
宮內游徼亭長皁零辟朝服武冠
太醫校尉都尉總章協律中郎將校尉都尉
銀印青綬朝服武冠

小黃門給四時朝服武冠

黃門謁者給四時朝服進賢一梁冠朝賀通謁時箸高山冠

黃門諸署史給四時朝服武冠

中黃門黃門諸署從官寺人給四時科單衣武冠

殿中司馬及守陵者殿中太醫司馬銅印墨綬給四時朝服武冠

太醫司馬銅印朝服武冠

總章監鼓吹監司律司馬銅印墨綬朝服鼓吹監總章協律司馬武冠總章監司律司馬進賢一梁冠

諸縣署丞太子諸署丞王公侯諸署及公主家丞銅印黃綬朝服進賢一梁冠

太醫丞銅印朝服進賢一梁冠

黃門諸署丞銅印黃綬給四時朝服進賢一梁冠

黃門稱長園監銅印黃綬給四時朝服武冠

諸縣尉關谷塞護道尉銅印黃綬朝服武冠江

左止單衣幘
洛陽卿有秩十銅印青綬朝服進賢一梁冠
宣威將軍以下至裨將軍銅印朝服武冠其以
此官爲刺史郡守若萬人司馬虎賁督以上及
司馬史者皆假青綬
平虜武猛中郎將尉都尉銀印朝服武冠其以
此官爲千人司馬虎賁督以上及司馬史者皆
假青綬
別部司馬軍假司馬銀印朝服武冠

圖像都匠行水中郎將校尉都尉銀印青綬朝
服武冠若非以工伎巧能特加此官者羽林長
郎佩武猛都尉以上印者假青綬別部司馬以
下假墨綬朝服武冠其長郎壯士武弁冠在陛
列及鹵簿服絳縠單衣
陛下甲僕射主事吏將騎廷上五牛旗假使虎
賁在陛列及備鹵簿服錦文衣武冠鶡尾陛長
假銅印墨綬旄頭
羽林在陛列及備鹵簿服絳科單衣上著韋畫

要襦假旄頭
舉輦跡禽前驅田基彊弩司馬守陵虎賁佩武
猛都尉以上印者假青綬別部司馬以下假墨
綬守陵虎賁給絳科單衣武冠
殿中宂從虎賁殿中虎賁及守陵者持鈒戟宂
從虎賁佩武猛都尉以下印者假青綬別部司
馬以下假墨綬絳科單衣武冠
持椎斧武騎虎賁五騎傳詔虎賁殿中羽林及
守陵者太官尚食虎賁稱飯宰人諸宮尚食虎

賁佩武猛都尉以上印者假青綬別部司馬以
下假墨綬給絳𧝓武冠其在陛列及備鹵簿
五騎虎賁服錦文衣鶡尾宰人服離支衣
黃門鼓吹及釘官僕射黃門鼓吹史主事諸
官鼓吹尚書廊下都坐門下守閤殿中威儀
騶虎賁常直殿黃雲龍門者門下左右部虎
賁羽林騶給傳事者諸導騶門下中書守閤
給絳𧝓武冠南書門下虎賁羽林騶蘭臺五
曹節藏射廊下守閤威儀發符騶都水使者黃

沙廊下守閤謁者錄事威儀騶河隄謁者
騶諸官謁者騶絳褠武冠給其衣服自如故事
大誰士早科單衣樊噲冠衛士墨布褠却
敵冠凡此前衆職江左多不備又多闕朝服
諸應給朝服佩玉而不在京都者朝服非護
烏丸羌夷戎蠻諸校尉以上及剌史西域戊巳
校尉皆不給佩玉其來朝會權時假給會罷
輸還凡應朝服者而官不給聽自具之諸假
印綬而官不給鞶囊者得自具作其但假

印不假綬者不得佩綬

鞶古制也漢代著鞶囊者側在腰間或

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然則以此囊盛綬也

或盛或散各有其時乎

朝服一具冠幘各一絳緋袍皂緣中單衣領

袖各一領革帶袷袴各一舄袜各一量簪導

飾自副四時朝服者加絳絹黃緋青緋皂緋

袍單衣各一領五時朝服者加給白絹袍單衣

一領

諸受朝服單衣七丈二尺科單衣及褠五丈二尺中衣絹五丈緣皁一丈八尺領袖練一匹一尺絹七尺五寸給袴練一丈四尺縑二丈袜布三尺單衣及褠袷帶縑各一段長七尺江左止給絹各有差宋元嘉末斷不復袷至今山鹿納柱納白納施毛狐白領黃豹斑白鼲子渠搜裘步摇八鑷蔽結多服蟬明中櫂白叉諸織成衣帽錦帳純金銀器雲毋從廣一寸以上物者皆爲禁物

諸在官品令第二品以上其非禁物皆得服之第三品以下加不得服三鏁以上蔽結爵叉假真珠翡翠校飾纓佩雜采衣栝文綺齊繡黼𨩮離袿袍第六品以下加不得服金鐶綾錦錦繡七緣綺貂豽裘金叉鐶鉺及以金校飾器物張絳帳第八品以下加不得服羅紈綺縠雜色真文騎士卒百工人加不得服大絳紫襈假結真珠璫珥犀瑇瑁越疊以銀飾器物張帳乘犢車履色無過綠青白奴婢

衣食客加不得服白幘蒨絳金黄銀叉鐶鈴
鏑鉺履色無過純青諸去官及薨卒不祿物
故家人所服皆得從故官之例諸王皆不得
私作禁物及罽碧校鞶珠玉金銀錯刻鏤彫
飾無用之物
天子坐漆牀居朱屋史臣按左傳丹桓宮之
楹何休注公羊亦有朱屋以居所從來久矣
漆牀亦當是漢代舊儀而漢儀一不載尋所以
必朱必漆者其理有可言焉夫珍木嘉樹其

品非一莫不植根深岨致之未易藉地廣之
資因人多之力則役苦費深爲斂滋重是以
上古聖王采椽不斵斵之則懼刻桷彫楹莫
知其限也哲人縣鑑微遠杜漸防萌知采椽
不愜後代之心不斵不爲將來之用故加朱
施漆以傳厥後散木凡材皆可入用遠探幽
旨將在斯乎

殿屋之爲員淵方井兼植荷華者以厭火祥也

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

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紳垂三尺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內侍位者乃簪之手板則古笏矣尚書令僕射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笏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綴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或云漢代以盛奏事負荷以行未詳也

魏文帝黃初三年詔賜漢太尉楊彪几杖待

以客禮延請之日使挾杖入朝又令著鹿皮冠
彪辭讓不聽乃使服布單衣皮弁以見傅玄
子曰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
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
魏武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
帛以爲帢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
貴賤本施軍飾非爲國容也徐爰曰俗說
帢本未有歧荀文若巾之行觸樹枝成歧謂
之爲善因而弗改通以爲慶弔服巾以葛爲

之形如帢而橫著之古尊卑共服也故漢末
妖賊以黃爲巾時謂之黃巾賊今國子太學
生冠之服單衣以爲朝服執一卷經以代手
板居士野人皆服巾焉
徐爰曰帽名猶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其
本纚也古者有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繒爲
之後世施幘於冠因裁纚爲帽自乘輿宴
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服之史臣案晉成帝
咸和九年制聽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省侍

郎乘車白帢低幘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官著
烏紗帢然則士人宴居皆著帢矣而江左時
野人已著帽士人亦往往而然但其頂員耳
後乃高其屋云

古者人君有朝服有祭服有宴服有弔服
服皮弁疑衰今以單衣黑幘爲宴會服拜
陵亦如之以單衣帢爲弔服修敬尊秩亦服
之也單衣古之深衣也今單衣裁製與深衣
同唯絹帶爲異深衣絹帽以居喪單衣素帢

以施吉

晉武帝太始三年詔太宰安平王孚服侍中之服賜大司馬義陽王望袞冕之服四年又詔趙樂安燕王服散騎常侍之服十年賜彭城王袞冕之服

僞楚桓玄將篡亦加安帝母弟太宰琅邪王袞冕服宋興以來王公貴臣加侍中散騎常侍乃得服貂璫也宋孝武孝建元年丞相南郡王義宣二年雝州刺史武昌王渾又有異

圖世祖嫌矦王彊盛欲加減削其年十月巳

未大司馬江夏王義恭驃騎大將軍竟陵王

誕表改革諸王車服制度凡九條表在義恭

傳上因諷有司更增廣條目奏曰車服以庸

虞書茂典名器慎假春秋明誡是以尚方所

制禁嚴漢律諸矦竊服雖親必辠自頃以來

下僭彌盛器服裝飾樂舞音容通玩王公達于

衆庶上下無辨人志靡一今表之所陳寔允禮

度九條之格猶有未盡謹共附益凡二十四條

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幷幣蕃國官正冬不
得跣登國殿及夾侍國師傳令及油戟公主
王妃傳令不得朱服輿不得重杠鄣扇不得
雉尾劒不得鹿盧形槊毦不得孔雀白鷺夾
轂隊不得絳襖平乘誕馬不得過二匹胡伎
不得綵衣舞伎正冬著袿衣不得莊面蔽花
正冬會不得鐸舞杯柈舞長蹻伎趫舒丸
劒博山伎緣大橦伎五案伎自非正冬會奏舞
曲不得舞諸妃主不得著衮帶信幡非臺

省官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正宜上下官敬而已諸鎮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銅爲裝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王王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爲王者婚姻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輿不得油幢軺車不在其限平乘舫皆平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像龍舟悉不得

朱油帳鏁不得作五花及竪笥形若先有器物者悉輸送臺藏書到後二十日期若有竊玩犯禁者及統司無舉糾並臨時議罪詔可

車前五百者卿行旅從五百人爲一旅漢氏一統故去其人留其名也

宋孝武孝建二年十一月乙巳有司奏侍中祭酒何偃議自今臨軒乘輿法服壽華蓋登殿宜依廟齋以夾御侍中常侍夾扶上殿及應爲王公興又夾扶畢還本位求詳議曹郎中徐

爰參議宜如省所稱以爲永准詔可
孝建三年五月壬戌有司奏案漢胡廣蔡邕
並云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六國兼其車
服故王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尚書御史乘之
最後一車懸豹尾法駕則三十六乘檢晉江左
逮至于今乘輿出行副車相承五乘尚書令
建平王宏參議八十一乘義兼九國三十六乘
無所准並不出經典自邕廣傳說又是從官所
乘非帝者副車正數江左五乘儉不中禮案

周官云上公九命貳車九乘侯伯七命車七乘子男五命車五乘然則帝王十二乘詔可

大明元年九月丁未朔有司奏未有皇太后出行副車定數下禮官議正博士王燮之議周禮后六服五路之數悉與王同則副車之制不應獨異又記云古者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鄭注云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

五推所立毋與王同禮無降亦明矣皇太后
旣禮均至極彌不應殊謂並應同十二乘通
關爲允詔可
大明四年正月戊辰尚書左丞荀萬秋奏藉田
儀注皇帝冠通天冠朱紘青介幘衣青紗褎
侍中陪乘奉車郎秉轡案漢輿服志曰通天
冠乘輿常服也若斯豈可以常服降千畝邪禮
記曰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耜
鄭玄注周官司服曰六服同冕尊故也時服雖

變冕制不改又潘岳耤田賦云常伯陪乘太
僕秉轡推此輿駕耤田宜冠冕璪十二塗朱
紘黒介幘衣青紗裏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宜
改儀注一遵二禮以爲定儀詔可
太明四年正月己卯有司奏南郊親奉儀注
皇帝初著平天冠火龍黼黻之服還變通天
冠絳紗裏廟祠親奉舊儀皇帝初服與郊不
異而還變著黒介幘單衣即事乖體謂宜同
郊還亦變著通天冠絳紗裏又舊儀乘金根

車令五路既備依禮玉路以祀亦宜改金根車爲玉路詔可

大明六年八月壬戌有司奏漢注儀大駕鹵簿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法駕侍中參乘奉車郎御晉氏江左大駕未立故郊祀用法駕宗廟以小駕至於儀服二駕不異拜陵御服單衣幘百官陪從朱衣而已亦謂之小駕名實乖舛考尋前記大駕上陵北郊周禮宗廟於昊天有降宜以大駕郊祀法駕祠廟小駕上陵如

爲從序今改祠廟爲法駕鹵簿其軍幢多少
臨時配衣至尊乘玉路以金路象路革路木
路小輦輪御軺衣書等車爲副其餘並如常
儀詔可
大明七年二月甲寅輿駕廵南豫兖二州冕服
御玉路辭二廟改服通天冠御木路建大麾備
春蒐之典
明帝泰始四年五月甲戌尚書令建安王休
仁參議天子之子與士齒讓達於辟雝無生

而貴者也既命而尊禮同上公周制五等車服相涉公降王者一等而已王以金路賜同姓諸侯象及革木以賜異姓侯伯在朝卿士亦準斯禮按如此制則東宮應乘金路自晉武過江禮儀疏舛王公以下車服卑雜唯有東宮禮秩崇異上次辰極下絕侯王而皇太子乘石山安車義不見經事無所出禮所謂金玉路者正以金玉飾輅諸末耳左右前後同以漆畫秦改周輅制為金根通以金薄周匝四面漢魏二晉因

循莫改逮于大明始備五輅金玉二制並類金根
造次瞻覩殆無差別若錫之東儲於禮嫌重非
所以崇峻陛級表示等威且春秋之義降下以
兩臣子之義宜從謙約謂東宮車服宜降天子
二等驂駕四馬乘象輅降龍碧旂九葉進不
斥尊退不逼下沿古酌時於禮爲衷詔可
泰始四年八月甲寅詔曰車服之飾象數是遵
故盛皇留範列聖垂制朕近改定五路酌古代今
修成六服沿時變禮所施之事各有條敘便可

付外載之典章朕以大冕純玉繅玄衣黃裳乘
玉輅郊祀天宗祀明堂又以法冕五綵繅玄衣絳
裳乘金路祀太廟元正大會諸侯又以飾冠冕
四綵繅紫衣紅裳乘象輅小會宴饗餞送
諸侯臨軒會王公又以繡冕三綵繅朱衣裳乘
革路征伐不賓講武校獵又以宏冕二綵繒青
衣裳乘木輅耕稼饗國子又以通天冠朱紗
袌爲聽政之服
泰始六年正月戊辰有司奏被敕皇太子正朝

駕合著袞冕九章衣不儀曹郎丘仲起議案周禮公自袞冕以下鄭注袞冕以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之服也伏尋古之上公尚得服袞以朝皇太子以儲副之尊率土瞻仰愚謂宜式遵盛典服袞冕九旒以朝賀兼左丞陸澄議服冕以朝實著經典秦除六冕之制至漢明帝始與諸儒還備古章自魏晉以來宗廟行禮之外不欲令臣下服袞冕故位公者每加侍官今皇太子承乾作副禮絕羣后宜遵聖王

之盛典革近代之陋制臣等參議依禮皇太子元正朝賀應服袞冕九章衣以仲起議爲允撰載儀注詔可

後廢帝即位尊所生陳貴妃爲皇太妃輿服一如晉孝武太妃故事唯省五牛旗及赤旂

宋書志卷第八　　宋書十八

